

前漢書七十一

漢書卷七十一 食貨志

唐書食貨志云：此篇蓋漢書食貨志之附錄也。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食貨志下篇中附錄四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辭充反○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

兩音景本只音徂充反

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宋祁曰邵本無必

字

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

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

師古曰督謂察視之

東至海

以軍興誅不從命者

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

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

冠帶櫛具劒

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劒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

作山形如似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宋祁曰注文

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復當刪去似字

佩環玦

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也禮記曰孔

子佩象環也

褰衣博帶

師古曰褰大裙也言著褰大

以為朝服垂

盛服至門上謁

師古曰上謁者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

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

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

之躡履起迎

文穎曰躡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行遽也躡音山

爾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

矣

師古曰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

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

終天祿

師古曰樹立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今字

勝之知不疑非庸人

師古

曰庸常也

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

當世所施行

○宋祁曰意南本作

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

側聽

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

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卽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

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

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卽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

出母怒爲之不食

○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無之字

故不疑爲吏嚴而

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旄

師古曰旄旌旗之屬

畫龜蛇

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襜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

其首卽今之下裾冒也

詣北闕白謂衛太子

師古曰太子公車以聞

師古

日公車主受章奏者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有素

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

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

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

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也蒯瞶得罪於

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也○宋祁曰注文奈字上浙本有其字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

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

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

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

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

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

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

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

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

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

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

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

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

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

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

宣帝幸太子宮受迎

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

師古曰說

讀曰

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

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

示言獨親外家

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

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

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三通論語孝經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今仕官至二千石○宋祁曰官

字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

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

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滿三月賜告廣

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

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及劉屈氂傳

饑行也解在景十三王

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

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曰令家

其具設酒食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

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

以共具

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

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陞師古

日幾讀日幾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卽

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卽閑字也廣曰吾豈老諄不念

子孫哉

師古曰諄或也音布丙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羸

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吾既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宋祁曰南本新本生字下有其字又此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悅皆讀曰悅

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其父于公為縣獄

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

也遭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

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

繫丁壯奈何

師古曰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其後姑自經死

師古曰不欲累婦故

自殺○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

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

師古曰府郡之

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

前於是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

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

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宋

與南本作為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

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

宣帝立○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

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讀與

由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

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

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尤

禮

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

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冤民

師古曰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師古曰言知其

寬平皆無冤枉之慮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

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

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賈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師古曰讞平議也音

魚列反○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

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字爾兩

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

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

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

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

論議無所拂

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

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

處駁議

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師古

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

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

言事者歸咎於大臣

師古曰言事者謹上書陳事也

上於是數以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

師古曰五日一朝故云朝日也

入受詔條責以職事

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

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善人致其罪也

至亡

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師古曰亟急也

繫失物之冢

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師古曰寢漸也

民多冤結州郡

不理連上書者

○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交於闕廷一千石選

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

師古曰謂

民田有災害吏

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

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

衣至春猶恐不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

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上書謝

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

上復以詔條責曰郎

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遭饑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

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

錯繆至是

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

歲未可預知也卽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

師古曰言能防救毋有不宜各以實對

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

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師古曰大錄總

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

日言積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

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况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

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此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任職何

必顛焉師古曰顛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

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曰悉

也盡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